

欽定北史

卷之二十九

北史卷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
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畧沮渠夫人生齊郡順
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
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
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

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
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
王禮諡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
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
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豐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
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
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
薨諡曰武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
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
裴衍共攻信都鑒旣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

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
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空鑿弟斌之字
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
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
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諡武襄

廣川王晷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
太和四年薨諡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古
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
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難以尊降伏私痛寧爽
欲令親王有期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

功總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
大歛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旣殯之總麻理
在無疑大歛之臨當否何如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
哀於闔柩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
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
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期
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
始喪大歛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
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
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

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歛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

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諡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諡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時孝文不豫

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州貪恠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

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旣總軍省求慾無厭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
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畧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諡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

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旣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團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文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軍乘

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
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
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死於
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諡曰文宣所
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畧詩禮別義
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圖又
集器準九篇別爲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孫儒孝靜時

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
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

陵慧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
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
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
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
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
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
致誠勗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又
以濟陽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誠之後禧朝
京師詔以廷尉卿李冲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

及清脩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邑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

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

曰元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恒恐君
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
爲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
每加切誠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
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
已猶欲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
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纏尪疾實憑諸父今便親
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
旣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
尚謀反帝時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

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
洩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
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臥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
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悟
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
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
至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
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
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閭尹龍武
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歎憶

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
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
而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
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
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
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
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
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
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
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